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類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李廷讓

榕村語録卷八

大學士李光地撰

中庸二

性教兩字分明即是首章性教注所以分别聖賢兩等葢性即天道教即人道而聖人則能盡其性賢人則由教而入也然就一人論之尊德性而道問學誠而明也擇善而固執之明而誠也是自誠明自明誠之理自在也

但人人皆須從性上做工夫而聖人則合下所性完具聖人亦就學而愈明然教却是為中人設故講此節者須於性教分際看得分明而帶出聖賢之等來則與上章言天道人道而繼以安勉之意思同其說並行而不悖矣若竟將性教兩字便作聖賢名號則大失經意自記

自唯天下至誠至純亦不已是一段自大哉聖人之道至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是一段惟天下至誠節說至誠致曲及前知節是學至誠說誠至此已完下面是

解上面底誠者自成至誠之為貴是申盡其性誠者非自成己節是申盡人物之性至誠無息至悠久所以成物也是申贊化育博厚配地節是申與天地參不見而章節是申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以下是說天人合一而以文王結之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說聖人是對唯天下至誠節尊德性節對致曲節居上不驕節對前知節是學聖人愚而好自用至不信民弗從是申待其人而後行其人要得德位兼隆方

能修德凝道本諸身照尊德性徵諸庶民以下照道問學此節及知天知人節是申尊德性道問學節世道世法世則及有譽節是申居上不驕節言其不止于保身而且為萬世法以下亦是說天人合一而以孔子終之文王非不足於道以其未及制作明備天德極純故以德言孔子豈不足于德而詩書禮樂易象春秋道于是備故以道言

至誠盡性一章以下朱子分天道人道都是硬派不甚

貼合致曲節言至誠可學而至但用功到得能誠便形著明動變化可與至誠一般前知節何以見得是言天道國家將興將亡難道大賢以下便不能知道所引執玉高卑其容俯仰初非聖人事也誠者自成章言天下道理尚多如何至誠便能盡性以誠者人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人無實心便不成其為人有實心則道自行如實心孝自事親盡其道實心忠自事君盡其道可見惟至誠為能盡其

性誠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不誠物都無了如無實心孝便無事親之事無實心忠便無事君之事雖有亦具文而已所以君子誠之為貴也至誠能盡其性何以便能盡人物之性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物字兼人物說成已非他即吾之仁吾心之不能自已者非仁而何成物非他即吾之智將吾心一照便知物亦如此如己欲孝即知人亦欲孝已欲弟即知人亦欲弟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仁與

智皆吾性之所自有也内而已外而物若是兩樣便照不見推不行惟照之便見推之便行故成已與成物是合外内之道時措者言措之人而宜措之物而亦宜不可說措之已已不可以措言所以至誠能盡其性便能盡人物之性者以此至誠無息以下是解贊化育參天地至誠亦人耳如何便能贊能參蓋至誠便無息君子如不息則能久久則未有不徵徵則未有不悠遠博厚高明者化育之及物以其覆物載

物成物耳而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即所以覆物載物成物也豈不可以賛化育乎博厚地也至誠之博厚配之高明天也至誠之高明配之悠久天地之無疆也至誠之悠久配之豈不與天地竝立為三乎致曲有誠者能形能著能明至誠則不見而章致曲有誠者能動能變至誠則不動而變致曲有誠者至于能化至誠則無為而成言誠至此盡矣以下乃言天地雖大亦只是一誠不貳者誠也不已者亦誠也天

是如此文王亦是如此可見至誠便能贊化育參天地

說誠都是說性故以盡性說起至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都是一片懇惻就與萬物一體上說形著動變亦是就德性上說自成注云物之所以自成物是君臣父子之類即是道字莫認做萬物之物無此實心則君臣父子皆虛位尚何仁敬孝慈之足云物之終始物字亦然無誠心即無道故曰無物非自成已節發

明盡人物之性仁知皆歸之性故曰性之德合外内之道載物覆物成物只是説心之及人至實在行事都在下段故下段三百三千議禮制度考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有許多事

朱子説道理都要完全至誠盡性章便將知明處當都説了某意只當且就本體上説人性皆善竟有私意蔽錮至視父母兄弟如陌路者此豈無人性只是不盡其性耳至誠不忍人之心充满于中不能自解纆

綿悱惻無絲毫隔閡老吾老幼吾幼所謂成己之仁也我如此知道人亦如此𥘉知道物亦如此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成物之智也皆性之德也故盡其性便盡人物之性至誠數章且只如此說所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至知明處當意須到大哉聖人之道一段方說纔各安其部位

論茂對時育萬物則化育是人物之根論盡性則由吾性以盡人物之性由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

是一路透上去

致曲有誠對至誠形著明對性之盡動變化對人物之性盡 自記

以前知節為申贊化育參天地之義極有實際蓋自盡性盡人盡物以至贊化參天節節皆有本分實事理

雖一而分則殊不可一滚混說 自記

前知原是吾儒事只是知其理不是知其事如久陰必晴久晴必陰這是理知道其日有雨其時有風這是

事事如隔壁人說話如何聽得見所以佛家說在屋裏能知屋外事便是野狐禪陸子靜答陶贊仲書最高明五經四書所說天命指後天的多都說是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不肯說吉凶禍福有一定的命未來之事豈惟聖人不知連天地亦有不知處到那時候氣數所積不得不如此方有這事出來孔子五十知天命難道自五十以往孔子便知道壽止七十三歲一生不遇所云道之不行已知之者只是見氣運

壓得極重難返約畧其理數如此豈如世俗所云前知哉所以向日有客問前知其說是知其理不是知其事知其理不妨知其事天地鬼神一定不喜客愕然曰何故不喜某云如某與公相交知道你性情如此行事如此這都不妨若你家見某客說某話我都知道豈不是打探你家陰私你豈有不怒之理况知其理雖只得大槩其實倒確知其事者必不盡確如亂久必治自是一定道理若說隋之後參井之墟真

人出焉必定是唐太宗後漢之末梁沛之間英雄出焉必定是曹操這便可惡聖人於該知道的知道箇透於不該知道的便留却一邊黑暗這便是他知道到盡處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說幾動於彼誠動於此鄭康成言天不欺至誠朱子說乃鄭說之根甞疑禎祥妖孽人皆看見何消至誠始能前知葢至誠不欺天天亦不欺至誠確是如此但看人有為鬼神所簸弄者

吉不必吉凶不必凶如龜卜所以紹天明也至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豈不是天亦欺之乎鄭說甚有味

朱子以誠則生明講前知道理極精但與下祥孽蓍龜等句不甚緊對既誠而生明又何須說到祥孽蓍龜之等即倒是鄭康成粗粗的解一句甚好言天不欺至誠也幾兆容有不驗者只是為鬼神所戲弄惟至誠不欺天故天亦不欺至誠不欺二字即從至誠看出不待推說到生明上去

問前知曰以一定至理前知者是聖賢正經道理外此有二種曰數曰神數者以萬事萬物不外陰陽五行算到精細便能得之神者如人做事必心先盤算心知則鬼神亦知彼能靜一與神明通故知之問亦有其人未生而已預知其年某處生某人行某事者竝無動念之人鬼神何由知之曰亦不外推算陰陽五行而得之又有一說凡人於沒要緊事隨時應付如事有關係便形不曾動而心先盤算推之天地亦然

天地於有關係人雖未生時必先加盤算既有盤算其象便見

誠者自成即天命之性道自道即率性之道人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成其為人因有仁而有父子之親因有義而有君臣之義因有禮而有賓主之恭因有智而有賢否之别率性謂道豈非自道乎誠即實理道即實事誠者物之終始如要做到大舜田地必是實心要孝纔能有終若中間有不誠處雖有其事一若

無事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此時豈可謂有視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此處總重自成即誠之為貴可見注中道行于彼本在言外胡雲峯强作解事以為誠者物之終始即自成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即自道甚為割裂蒙混誠者非自成己而已聖人說盡己性便說盡物性說修己便說安人說明德便說新民己物無二道也在己一團實理實心故曰仁以我推人曉然見得同一好惡同一事理故曰智仁智皆性之

德不是假合與生俱全故曰自成是道也内而成己即外而成物舉斯加彼不間物我故曰合外内之道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

自古賢說話多說人事從陰陽造化說來者惟濂溪太極圖說為然朱子說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是從頭上說一句教人知本源其實誠者自成就是說心誠者之誠就當性字說非仁義禮智何以成其為人有此孝之實心而後成其為人子有此弟之實心而後成

其為人弟而日用間孝弟之所當行者如奉養如友恭皆職分之所當自盡也誠者物之終始物者事也有此誠心自始至終方能有成如實存孝心自孺慕以至五十而慕方成為孝子若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雖外面未嘗廢孝養之事其實只如無有所以要一事之成必須誠意周流到底要終身成一箇人尤須誠意周流到底雖實心未嘗不是實理但說實理泛些說實心便切實上節平

說故次節側到誠上非實心無以行此道故云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成己成物無非誠心周流即無息也下章故字正接此章朱子分章似未穩從無有以故字作起頭者

誠者自成非指自然者說便有當誠的意思在葢必有實心而後道可行必有以自成而後有以自道也第二節便是解明此意故結云君子誠之為貴第二節

兩物字便當事字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正見心為事之根誠為道之本也講家多失經理注意自記

誠者自成性分所固有也道自道職分所當為也惟能完其性分之所固有斯能盡其職分之所當為矣何也萬物萬事皆誠為之終始若人無誠心則應事接物皆虛可見非誠則無道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此章自弘正以前先輩亦說不透大抵誤於大全之說虛齋紫峯說得極好自記

誠立于己則道行于己誠及于物則道亦行于彼道行于己則己成矣道行于彼則物成矣成己由誠立于己是仁之常存也仁即誠也成物由誠及于物是智之善推也知即誠之明也仁智皆不離乎誠而為性之德則是合己與物而為一道矣自記

誠便是實理實理便是性以其盡性而謂之仁以其推而通之人物而謂之智性之仁體于己則道行于己之所以成也性之智體于物則道亦行于物物之

所以成也己為内物為外仁智之德既皆性之德則成己成物之道豈非合外内之道乎自記

誠是實理仁是生理一團實理渾然實有于内是謂仁以成己前章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是也人物之生此心此理同也舉斯心而加諸彼是謂知以成物前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是也自記

性之德也人都理會不明白皆因成物智也一句就先解得不是試思性中如何有成物來當其自成便照

見物之自成與我一般物之宜成與我一般這便是智仁智是性之德成已成物是合外内之道向以而道道字指職分之所當為合外内之道道字作虚字說今思之不必爾兩道字俱是指職分之所當為性之德不可說仁智是性的德如此則性是箇空的了

仁智即性德也

仁者誠之全體智即仁之明亮處我自己純然仁敬孝慈信自了然見得人亦如此由我推彼一縧不差由

人推物亦一綵不差知之既明舉心加彼自能使他有以全其天以天下無性外之物故也此性之德合外内之道也時措句全指道説

大槩成己成物有三層天地亦然為物不貳是一層博厚高明悠久是一層物生不測是一層至誠無息是一層徴則悠遠博厚高明是一層功用及于民物是一層五經中直捜天地之根以立言者極少惟為物不貳是捜根説即天命之性猶藏著頭天必有性而

後有命其為物不貳於穆不已是天地之性也上文說至誠載物覆物成物至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是生物不測之意至誠之功用如此況所配之天地豈可盡乎不知天地之道亦可一言而盡曰其為物不貳而已不貳則不息若今日如此而明日息便是貳了故章句于無息云既無虛假補不貳也于不貳云誠故不息補不息也其實是一箇此天地之道是就本體說下天地之道是就發見說生物不測如此皆天

為之然非天之所以為天也惟於穆不已乃是天之所以為天聖人亦然口氣是如此

中庸言天地之道直至為物不貳纔説到所以然處不貳非他即一團生理純粹至善處兼無虛假無間斷兩意一横一直説此道字與下節道字有别此道字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下道字如已發之和率性之道問一言而盡單指為物不貳還是連下句曰單指上句問則字口氣似二句相連曰自生物言之萬有

不齊似說不盡而其道不過不貳便能生物不測口氣是如此生物之前却有博厚高明悠久一層包在內

不貳言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又言天地之道葢不貳者性之本體博厚高明悠久者性之發用又六箇也字是遥應上文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自記

講家將昭昭撮土等都說作剩語甚不妥言自此觀之是如此及其無窮亦是如此若不同便是貳便是息

猶之說聖人就小處觀之是如此大處亦是如此一日見得如此終身亦是如此以此見得不貳不息之所發下文純字就是此意注中非由積累而然句似不必如此下語以水觀之洪河之流何等汪洋浩瀚其發源於星宿也一勺耳漸流漸大故乎四海但不得呆說天地聖人是積累而成耳

載華嶽二句言盛大也萬物載焉始言生物

純即不貳不已即無息上文以無息言誠結處却以不

已言天上文以不貳言天結處却以純言文王都成

語妙 清植

問洋洋優優二節粘聖人說不粘聖人說曰明季有粘聖人說者謂發育峻極是聖人為之禮儀威儀亦是聖人制之朱子却只說是道如此此章朱子以洋洋為道之體優優為道之用尊德性照洋洋節道問學照優優節但發育峻極算不得體與無聲無臭不同二節亦分不得大小只好分天人說德是誠心實意

道即上洋洋優優之道無其人道不虛行無此德道何由凝下面尊德性是修德道問學是凝道茍不至德節即是起尊德性而道問學如今說尊德性道問學通是修德凝道之事未免含糊問以禮儀威儀觀之粘聖人說方是曰經綸萬端皆是道之流行故曰天秩天敘不然發育峻極亦可以粘聖人茂對時育萬物非發育乎格于上下非峻極乎只是說得畧費力問如何是峻極于天曰蟠天際地塞滿虛空皆是

此道發育以形言峻極以氣言

自盡性至無息章皆言誠所以發明首章致中以立大本之意自大哉聖人之道至仲尼章皆言道所以發明首章致和而行達道之意然盡道却離不得根本故論至道必拄著至德言道問學必拄著尊德性故曰修道以仁此本末相資內外交養方為聖學之全其以尊德性照洋洋道問學照優優者覺得不合發育峻極皆道之發見于外者與德性何干

致廣大極高明不可講入克己躬行意而解者往往犯之注云已知已能而解者必改為良知良能克己躬行非尊德性事而不之疑已知已能是德性事而又不之信此膚末者之獘也 自記

雖說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却與克去己私話頭不同蓋尊德性是存心之事只好說到立志居敬處若窮理力行乃學問之功也 自記

只因近學不敢認外面許多為德性此門戶所以分也

彼為陸王之學者無論矣三百年確守程朱而于温故崇禮二句講章制義必曰良知良能不敢用章句已知已能語何哉自記

尊德性只是提醒此心道問學便有許多事令人說致廣大極高明皆說向事上去不知心體本是廣大高明只大段提撕便是致便是極何嘗有省察克治的意思至温故敦厚注中分明言已知已能令人必言良知良能上二句全不顧德性下却又太照顧了凡

學而知能者雖由學問中來然得諸己便是德性如人生下的血氣固是父母的然後來飲食養成的難道遂與父母不相干問私欲自累是指著耳目口鼻之私私意自蔽是指著甚麽曰指著隔形骸分爾我

廣大是對狹隘之心說高明是對卑污之心說自記

尊德性是時時提醒此心作主故屬存心心本廣大也或見有己不見有人便狹隘了還他箇空空濶濶便是致廣大故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心本高明也或

耳目口體之欲沾滯沉溺便卑汚了還他箇乾乾淨淨便是極高明故云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至涵泳已知敦篤已能後人覺得已知已能似問學而非德性因改成良知良能但故字如何算得良知如人調養血氣不暴怒不狂喜不勞攘令血氣和平是尊德性一般節飲食善醫藥是道問學一般飲食節而醫藥善所補之血氣即我調養之血氣豈以飲食醫藥所生之血氣非我本來而外視之乎問析理處事顯然

是一知一行注以致知統之何也曰是用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意以知包行也故曰過不及曰節文都有行在中間

廣大高明須還他箇著落如人無事時總不能忘這軀殻就是睡夢中見一奇味便要先到口何待見之於事纔有私意私欲來君子只要天地間都好不從自己形骸上受用所謂平生志不在温飽這便是致廣大見得我必不肯如世人齷齷齪齪沈溺于卑汚之

中這便是極高明磊磊落落心境海濶天空問溫故亦說在尊德性內何也曰自然是德性已知的就是德性萬物皆備於我知道的非在所性之外有故而不能溫由見得不是自家心裏物事故不加愛玩若見得是所性之內自然不肯捨如煨炖在那裏一般令人知道了就丟開全不與已切至便是不尊德性人以前殘忍今日慈祥不好說我本殘忍今方變作慈祥畢竟是當日失了德性中之慈祥如今復還了

這箇慈祥所謂敦厚也問知新須不在温故之中方與上下句相對曰未知未能的便是問學已知已能的便是德性聖賢說話不出此兩端道問學不過是要尊德性然非尊德性以為基本又將何者去道問學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各色學問皆歸于收放心然非先把心收住如何做學問工夫却是循環相資初非判然為二

聖人博厚配地君子則致廣大而盡精微聖人高明配

天君子則極高明而道中庸聖人博厚高明而悠久如天地富有之業日新之德君子則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自記

上文說三百三千待人後行何因說到居上居下有道無道正爲孔子發其端耳自記

今天下與今用之兩今字照應須補出文武制作德位時三字方有根據不然則是泛然隨時而已自記

王天下而制作盡善在昭代惟文武周公足以當之今

既躋文武于三王則考之而不繆之君子又果誰哉講說者思之自記

知天知人以學問言也此尚在本身之前然後說到躬行心得則正是本諸身正面然後說到事為經畫纔是三重正面自記

知天知人時講都說反了謂天地顯然可見鬼神幽隱難知鬼神且質之無疑況天地乎三王已往可考後聖未來難定後聖且俟之不惑況三王乎鬼神包在

天地內天且不違而況鬼神乎如何倒說鬼神難知

于天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要知後世但觀前世如何倒說後聖難知於

三王言質諸鬼神而無疑以其能知天道也鬼神豈

能外天道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以其能知人道

也後聖豈能外人道乎天即天地之道人即三王之

道問道理精透即文字亦變化不測單拈兩句却是

倒結四句曰然

注中以動字括言行未穏形於身為動言行者措於世即為禮度文動容周旋中禮故世為天下道聲為度故世為天下法身為律故世為天下則　清植

有人講世道世法世則世字但指當代不指後代以指後代便與雖善無徵者有碍也殊為拘滯不通此二章書原不必分居上不驕四句為何止解不驕不倍兩句遺却兩句其意自大哉聖人之道至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應通為一章上章既將盡性說透此章

道字即對性字盡性以文王結盡道以孔子結非不
相兼各從其盛言之也道是性之發見無處不有發
育峻極底是他三千三百也是他但非其人則不行
非至德則不凝耳尊德性節皆重下截言尊德性矣
又要道問學下四句皆然方與道字闗合由尊道工
夫以優入聖域則上下興廢無所處而不善矣居上
四語句句皆有一孔子在内下因言孔子雖生衰周
居下位然就安于下位把文武周公之道講求到精

孰至極處其事雖述功倍作者矣又言孔子之尊王
非全是依樣安分而已以文武周公之道原好也寡
過不是謂民即指王者三重即王者所以之而寡過
者不曰無過而曰寡者如周正建子武未盡善之類
只是大段不差故曰寡君子之道即指孔子本諸身
躬行心得也徵諸庶民即令用之吾從周也不但是
遵王制雖考三王而不繆矣不但是合人情雖天地
鬼神無疑悖矣不但當時雖百世不惑矣夫子所考

訂之禮樂文章直貫乎天人萬世可為法則此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而立人極也少時嘗笑時文以君子之道為時王之制不知所謂時王者何王若指春秋中之十二王豈可當本諸身數句若指文武又孰為所考之三王左右求之皆不可解承訛襲謬至今不察

下襲水土如時講意理殊短蓋九土異賦五方異宜民生其間異尚聖人周流天下凡十五國之形勢風俗

無不周知而凡所謂救奢以儉救儉以禮其方法又皆講貫透熟故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如今人為守令者下車初政動與其民情土俗不甚相宜聖人則無論那一國有委國以聽者他便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即此可見其下襲水土處清植

巖問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注云人物並生于天地之間各不相害虎豹蛇蝎便傷人人亦强凌弱衆暴寡却是難說只好說天之生物甚全無一不具羽毛鱗介

皆足以自衛曰兩說皆非此句只好照道竝行而不相悖講日月寒暑若似相悖却少一件不得禽獸草木種類非一却是不相妨碍害字不必作傷殘說至相淩相暴相傷相殘乃是有生之後情勢所為天亦無如之何若說各足則相守不見面目矣對仲尼講如仕止久速乃道之竝行而不相悖動容周旋中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便是萬物竝育而不相害一在大處說一在細處說

大德小德人亦知為一本萬殊然講來却似一本是理萬殊是氣且有連大德都講得差謬如老子所謂為天地根者總緣不認得理氣界分清楚耳 自記

至誠盡性一段是從心體上說大哉聖人之道一段是從發用上說文王當日大邦畏力小邦懐德事業在天壤中庸却用以結至誠夫子不得位竟托空言未嘗有制作在世間中庸却用以結聖人此猶如契敷五教全主文治而詩却贊其桓撥稷掌教穡全是粗

事而詩却贊為思文 清植

至誠聖人分二大段若無徵驗還恐分得不是子思又結明此意一章提至聖說得許多物事而不離德故曰溥博淵泉一章提至誠肫肫淵淵浩浩而惟至聖知之見得至誠即至聖至聖即至誠也首章言中和是一書大眼目誠即中明即和德即中道即和中即大德和即小德

誠即中致中則為至誠之盡性明即和致和則為聖人

之盡道至聖之時出而莫不敬信說所謂已發之和也而先之以溥博淵泉言體以及于用也至誠之立本知化所謂未發之中也而先之以經綸大經言用以及于體也自記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即是忠恕即是中和朱子以至誠至聖兩章分屬蓋是以夫子立致中和之極為中庸首章大義收束而全書論道于是為至自記

時講多以聰明睿智屬質以下仁義禮知屬德未妥要

是質都是質要是德都是德如何分别四德惟智是兩箇有居四德之先者有居四德之後者必先見得何者是仁是義是禮方可行是在先的及行到粲然分明井然不差是在後的朱子言屬北方者都是兩箇因引譬得許多如龜蛇是兩物夫婦是兩類冬至前為今歲之終冬至後為來歲之始子前是昨夜之終子後是今日之始可見中庸文字極密大槩是知之精方能體之盡至體之盡仍歸于知之精以下章

推之此是小德川流是在外說以臨容執敬别觀之則上句又是在内說各句又自分内外說大旨則此章是已發之和下章是未發之中

四德五常中惟貞與智不可以一義詮釋須兼兩義方盡故朱子釋貞云正而固也中庸已言聰明睿智復言文理密察文理密察是由利而貞之智所以成終也聰明睿智是貞下起元之智所以成始也 鍾旺

聖賢道理精熟其下字眼畧畧安排便精不可言聰明

睿知寛裕温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皆有

開發收閉上二字開發下二字收閉上二字由内之

外下二字由外之内

中庸最好用字眼惟天下至聖章是多少重疊字都有

分别聰明在外睿智在内聰是收受尚半在内明則

全然發于外了睿是通徹尚半在外知則澄然在中

而已睿智是聰明的骨子寛裕在外温柔在内寛大

之象由内而外至從容暇豫則全然在外温和之氣

盎然于體貌尚可見柔則柔順在中而已温柔是寛裕的骨子發强在外剛毅在内奮發是由内而外强壯則見于外剛果是由外而内毅則全是内力矣剛毅是發强的骨子齊莊在外中正在内必有整齊嚴肅之齊而後有端莊之容中者無過不及尚在外正則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已中正是齊莊的骨子文理在外密察在内見得部署分明是由内而外至條貫絲毫不亂則全在外密是處處周到尚在外察則

井然分明全涵于內容察是文理的骨子溥博在外淵泉在內溥者周遍公普之意博則無所不到淵者寂然靜深之意泉則不窮之根溥是元博是亨淵是利泉是貞字字精細子思中庸畢竟是終身為之方能如此如韓昌黎原道其斷他是晚年作朱子說是二十餘歲時作決不然

經書言句疊累皆有次第言天覆地載盡矣然人所指覆載以目所見定耳旁下豈無人物日月則有升沉

無明晦也故須云日月所照日月循天中而行温煖孳生萬物周髀所言兩極之下日月已微嚴霜寒露所鍾然亦莫不有人物焉故須言霜露所隊自記

自誠明章忽露出首章性字教字經綸章忽露出首章大本字令人說此性字是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與天命之性性字不同此教字是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與修道之教教字不同其實何曾兩樣大經者五品之人倫五者天下之達道非和而何大本非中而何化

育則天命也特章意是要推入内一層故由大經説到大本又由大本説到化育耳王守溪此節文破題云不惟能致和而又能致中妙甚一語中的

經綸不單是分合二字足以盡其義至誠之心無不流貫如織布帛然有一絲空隙連全布都不成物事至誠則純亦不已故能經綸大經即此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為生者下文立天下之大本亦在這裏立知天地之化育亦在這裏知下節淵淵其淵浩

浩其天都從肫肫其仁來沒了肫肫其仁何者為淵
何者為天仁即是誠以好生之心言之謂之仁以實
心言之謂之誠以生理言之謂之仁以實理言之謂
之誠

肫肫其仁時講但以不忍人之倫理不明意引入仁字
不知至誠豈止是不忍于人方經綸大經滿腔子塞
滿流溢惟有一仁孝亦是他忠亦是他弟亦是他慈
亦是他別亦是他不如此便像過不得的一般無以

形容之故曰肫肫懇至而已問仁即是誠若說到不忍便是發見者不是在中之體曰然

上天之載載始也上天之始即所謂天地萬物之根太極是也書傳有太始太初亦取此意但不如太極兩字渾全的確自記

無聲無臭不可說到窈冥昏黙處葢即其闇然之心充養以至於此所謂聖神功化之極者即其切近精實之至也凡學有好高務外之心即有聲色臭味之可

尋君子自尚絅立心之始步步收斂近裏以造於不顯篤恭始終是一箇意思所以為誠也所以為中庸也時講將無聲無臭講入玄妙則是索隱而非中庸近悖章旨遠失作書者之意矣自記

天之聲色甚大神氣風霆何嘗無聲色但其載却無一點聲臭聖人憑有甚德業心中無一點渣滓光明潔淨只存一箇性體聖人像天地皆非有所為也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可見天地之性體矣

惟其闇淡為已之至所以為中庸之極若說神化不測便非中庸矣

無聲無臭時解說作深微對顯淺者言其意是對炫耀者言須照管本旨始得然炫燿則必顯淺平淡乃自深微也　自記

榕村語錄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十九 十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佘嘉頫

欽定四庫全書

榕村語録卷九

大學士李光地撰

周易一

易有交易有變易交易是對待變易是流行蔡虛齋謂對待是形流行是氣某謂形有對待亦有流行氣有流行亦有對待如天與地是對待是交易而天施之氣入地生物水土之氣上為雲雨非流行變易乎春

夏秋冬是流行是變易而春夏與秋冬非對待交易乎天有日月地有水火然於月取水於日取火亦有對待亦有流行日與月水與火亦然分屬形氣殊不備

讀易全要看明陰陽二字向来看陰陽是兩物只是此往彼来此来彼往循還交互令觀之不然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如心神陽也形體陰也形神豈能相離只是各有用事之時天依形地附氣豈有離間亦

只是各有用事時耳人清明時便是心神用事昏濁時便是形體用事人心中本空空洞洞舉一念作一事皆自無而之有一心盤算是陽用事到行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是隂用事然盤算時視聽持行之理般般皆具及至視聽持行又即所盤算之事也豈能相離處處皆須以此意看

看易要見得這幾畫何以繫這個名何以繫這幾句辭有斷斷不可改移者即使這名辭都泯然無存只剩

這幾畫再有聖人出畢竟還是這樣繫方得
説易賴有傳義然尚有未盡處如每卦名雖聖人另取
一名亦可但當初既立此名定有必須此名之義又
六爻皆從卦繫辭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把
卦爻看得各自成義便不融洽又繫得初爻餘爻便
可一筆寫下故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把各爻看得
各自成義亦不是又如以乾坤分君臣何嘗不是但
却泥不得豈爲君者止消體乾至坤便與他無干爲

臣者止消體坤至乾便與他無干麽諸卦各有其時惟本卦八乃指人心之德欲人兼體之不可以時言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如何説時乾者德之健坤者德之順震者德之動巽者德之入離者德之明艮者德之止兌者德之説惟坎不可言德之險故加一習字更習於險者歴試諸艱之意是亦德也又通部立卦何以有升矣又有晉有漸有困矣又有蹇有屯聖人必有深意

易經諸卦中有甚明朗者有甚奥窔而錯雜者其奥窔錯雜者必須爬梳剔抉使與明朗者一例始得 鍾旺

聖人所以開改過之門者最切易中於爻義本凶者多不斷定説煞示以可轉之道也大轉則變為吉小轉則凶亦輕 鍾旺

横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言易中只有貞凶不曾有不貞吉皆是作易本意 鍾旺

小象傳字字挑剔無一意不搜索發明出来連虛字都

有縁故少時見有重複疊用者有但變一二字者似是泛填的言語却覺得自家有許多意思還似妙於聖人由今看来果妙者他其中已有所無者便不妙若妙於聖人便不妙了

孔子讀易却是一字不放過所以挑剔文詞只添一二字便醒出本意来勿藥有喜朱子謂勿藥自愈是不消喫藥也夫子却云不可試言不可喫藥喫藥便有害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朱子謂不用問而可知其元

吉夫子却說勿問之矣言我有誠心施恩於人不必問其感與不感故加之矣二字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所謂我者似井自我夫子却云井渫不食行惻也言行路之人為之心惻下皆行路者云云也夫子却像曉得人必至錯會而挑剔之所關於道理甚大

先君子嘗有譃詞云資質魯鈍者無如孔子周易經文不多讀至韋編三絕何也每舉示弟姪單此是一宗

公案試思之作何解皆不能答此乃改削十翼也古人用刀筆筆如今木匠畫線之物須改者則以刀削之孔子蓋有所見而筆之於策矣移時削之歲月如此筆削多則韋帶磨攏加以刀鋒侵損故至三絶今人著書一筆寫成更無改訂不知於聖人何如也

孔子傳易於商瞿却不以授曾子以此推之則程子之不出太極圖誠未可輕以流俗見識窺揣也

易不是為上智立言却是為百姓日用使之即占筮中

順性命之理通神明之德本義象數宗邵道理尊程不復自立説惟斷為占筮而作提出此意覺一部易經字字活動朱子亦自得意以為天牖其衷周子窮天人之源邵子明象數自然之理程子一一體察之於人事步步踏實朱子提出占筮平正活動的確故易經一書前有四聖後有四賢

年来覺得周易一經惟孔子透到十二分不獨依書立義義盡而止有時竟似與原文相反却是其中至精

至妙之義覺有透過之處此經漢人只以術數推演至輔嗣始從事理解但發明處少只筭得一分孔疏亦算得一分周子易通之作直通身是易但於本文未有詮釋算得七分程子雖有傳精采少遜算有六分邵子先天圖精妙無比但說理處畧亦算有六分朱子集成復從占筮中見理又透過一分算有七分至元明以来不見作者矣

自漢焦京之流以易為占測休咎之書折散爻畫配合

五行干支附以讖緯不經之說遂使聖人之經晦盲否塞至輔嗣始廓而清之一味說理當時耆舊皆以為非歷久而後章著故程子教人學易先看輔嗣惜其早夭未能精透問漢人用易占測亦靈驗何也曰彼原另有此術如火珠林之類何嘗不可用以占驗但以附於易殊屬牽强

王輔嗣易不說變卦互卦實在好似鄭康成康成乃漢末名儒輔嗣纔廿四歲便歿一小後生乃敢方駕前

賢非無見也

夫子解易雖是自巳說出一片道理却是卦爻中所有不是幫貼上的程傳何甞不是好道理却是幫上的多

程子講易逐段未必都當如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以功用言謂之鬼神以妙用言謂之神及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皆精確朱子說易亦不必逐段是如賛先天圖以易

為卜筮之書皆有大功於易其解易無一句不是程朱說的道理不過換換部位而已

伊川治易逐爻去看他道理事情後来尹和靖得伊川之傳教人看易一日只看一爻朱子便說易是聯片的如何一日只看一爻問初學可以逐爻看起否曰使不得每一爻如投詞人是箇原告被告必須會同隣佑鄉保證佐四面逼緊審問方得實情不然雖審得是亦不敢自信不通六爻全看雖一月看一爻亦

無用

易傳中有解不去的有硬說的每看至此等便慎悵他當日只藏著不與人看如今做一篇文字中間或有不妥雖後生小子看到那裏便停頓疑惑可見道理是天下公共的心中皆有此理便皆可商量就是孔子亦周流天下無常師而馬不學如何著一書不與人看只就一人見解作

朱子崇重先天圖得易之本原明為占筮之書得易之

本義其言四聖之易各有不同固是然又須曉得伏羲之易即文周之易文周之易即孔子之易劃然看作各樣又不是故朱子又曰恭惟三古四聖一心　清植

遵本義説易自應分别象占兩字明白然象必有所自来卦爻所具之才德時位是也占必有所施用大而行師建國細而婚媾征行與夫舉一端以包其餘言大包細言細包大者皆是也近講名曰尊朱而絶無復根據卦畫包涵人事之意卦卦爻爻皆硬作君臣

等様人物分派鑿空杜撰詭怪披猖至九五六二之類皆當作姓名呼喚葢自前人即有此病語類闢之詳矣自記

倪鴻寶解易一卦各指一事如豫說作樂遂以鳴豫為和鳴介石為磬盱豫為眂瞭貞疾為景王鑄鐘有心疾冥豫為矇瞍泰說祭祀遂以茅茹為縮酒包荒為包匭青茅歸妹為夫人亞獻復隍為求神革說造歷遂以黄牛之革為建寅革去丑也改命為隨時修政

虎變為傾行天下上六為閏以豹為虎之餘君子為大人之餘也又言吾只以孔子之言為主若文周討叛孔子必来救援豈不可笑

凡著書須大主意定若只在字句上著脚無用某初治易有了幾年工夫逐爻看想覺得三百八十四爻都不相粘後將每卦鍊作一篇文字然後逐字逐句順將去其初以為一二處不明白且混將去那知此一二點黑處正是緊要處有一字一句作梗便是大主

意不確到得無一字不順就是虛字都應聲合響纔印證得大主意不錯則逐字逐句又大有力也立大主意與逐字句求解葢相為表裏

至尊最得意折中中義例一篇啓蒙附論道理非不是却不似義例是經中正大切要處如治天下義例是田賦學校官法兵制刑獄之類日日要用切於實事附論如王府中所藏關石和鈞本来是道理根源但終日拿這箇来治天下却不能

其治易雖不能刻刻窮研但無時去懷每見一家解必看今四十七年矣覺得道理深廣無窮無盡向所著雖意頗可用而詞語全非令番改訂略有意思見得變動不居矣却又鐵板一定不可易聖人著語即一虛字都一團義理盡是春秋筆法

周易通論自然置在正解之後然欲讀易者却當先看此編内有須先知道方好讀易的說話以上總論

乾坤只一套道理分别聖賢學者雖意思相近而不可

拘

自記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此句最好天下之理皆原於天地地又原於天六十四卦無所不包究歸只是乾坤坤又只是乾故看易如看得乾坤二卦透六十四卦皆有入處 清植

乾坤取象龍馬最精乾即是人心坤即是人身龍是箇純陽能變化的猶心必極健能為五官百骸之主故象乾馬是箇健行的牝馬却又是箇順而健行的猶

身必極順然却須跟得心上方是順故象坤形神亦是如此神用事則形隨之形用事則神便昏了然形雖不可用事亦不可一概怠惰不能從心如牝馬雖不可先牡馬然必須跟得牡馬上方得地雖不可先天然天一動地亦必動天一肅地亦必肅方是順清植

一日新訂乾坤二卦觀彖稿本訖命植録之植録至初爻注云乾雖純陽然其道變化不窮竊疑著語未圓因以為請答曰固是復瞑思良久曰此語難著翌日

乃命取到稿本去雖字改然為而即今定本也　清植

乾取象於龍者為其變化龍獨貴於五者為其御天變化則元亨而能利貞所以藏諸用御天則自利貞而為元亨所以顯諸仁　自記

飛龍在天則能統天而行雲施雨矣利見大人所謂首出而萬國咸寧也五爻之詞實備四德之義　清植

問朱子謂一卦可變六十四卦故六十四卦之變凡四千九十六卦又謂六爻皆變者只占變卦不占本卦

則是占得否六爻皆變者無以異於得泰其卦不能足四千九十六之數矣且既得否而六爻皆變只占泰卦聖人何不使直占得泰必使得否乃變而之泰何歟曰乾坤所以立二用者固是明用九六不用七八之義亦是借以見占例見羣龍无首說者謂即是元亨利牝馬之貞看來到底稍别利永貞亦未全當得元亨利貞葢占得六爻全變者雖是以變卦之辭為重亦須根本卦立論如二用之比清植

見羣龍无首謂如龍在雲氣中藏隱不肯出頭露面便是見其无首也自記

傳義以大明兩字屬人故於六位時成須添則見二字如以大明終始即為易卦大發明乾道之終始則說六位時成全不費力矣或曰大明二字串下言聖人大明天道終始與六位時成之義自記

亨處言形貞處言性極確今觀草木當抽條展葉時但有形爾筍未結實則未知其性云何自記

文言元首而象言不可為首言天德渾然無端不可定其一處為首也葢首可見則非所謂藏諸用者而變化息矣若以不可為戒詞恐失其義自記

讀易先要知道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只說大通而利於正孔子却作四件說朱子謂並行不悖亦未言其故孔子讀書細亨而謂之大畢竟亨前有箇大利於正畢竟正前有箇利元大也始也凡物之始者便大如唐虞是何等事業洙泗是何等學問然須知是

堯舜之心胷孔子之志願其初便大不可言范文正作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程明道方成童便以聖賢自期這却在事功學問之先赤子之心大人不失者赤子之心最初之心無所為而為不自私也不自私便大大則統率羣物長子曰元子以能統率衆子也天子曰元后以能統率諸侯也長妻曰元妃以能統率羣御也大而亨不必既亨始見其大元自在亨之前如孔孟終身不得行道其大自在我實有此大不

必問其亨不亨也利而貞不必旣貞始見其利利自
在貞之前亨便當收回來宜收而收便有利益利本
訓宜宜便利如人君手致太平便宜兢兢業業持盈
保泰這是利至於社稷鞏固則貞也利者萬物之遂
貞者萬物之成成字意利字中已有貞乃是堅實凝
固之謂
孔子將元亨利貞作四件說其理最精且以為六十四
卦占辭之權輿占辭有僅曰亨者有曰小亨者是亨

不必皆大也不必皆大而獨繫以元亨則是未有亨先有大也如農之倍收賈之獲利亦可言亨而不可以言大以其先所謀者原小故也若士希賢賢希聖其勲業功用直可以充塞天壤豈不以先有斯大故亨得來亦大耶以此例之則亨不如元亨小亨又不如亨矣占辭有曰貞吝貞厲者有曰不可貞者有曰貞凶者是貞不必皆利也不必皆利而獨繫以利貞則是未有貞先有利也如事之不可常者以為正而

固守之則必致凶厲矣何利之有以此例之則凡貞吝貞厲者必其微有不宜也其曰貞凶者必其大有不宜也故以元亨利貞作占辭看似元字利字是虛字亨字貞字是實字被孔子細心讀破元字利字却是實際字亨字貞字反是現成字 清植

體仁足以長人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也嘉會足以合禮觀會通而行典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行而宜之之謂義也貞固足以幹事知之明信之篤則行之果而守

之固也和義猶言合義自記

貞字舊説有屬信者惟朱子以智字註解極確其源則自周子仁義中正以正屬智處来自記

北方前一半屬陰後一半屬陽所以有兩以性情言惻隱恭敬屬愛一邊羞惡屬惡一邊是非則是者愛之非者惡之便管兩邊也以倫言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俱是一類夫婦却有男女兩身以至人身腎有二天象北方有龜蛇二象故易于貞言貞固揚子冈蒙直

酉冥冈冥皆北方 自記

言行信謹方外也閑邪存誠直内也坤二言進學故自内說到外乾二語成德故自外說到内 自記

善世有兩說善葢一世是一說善了一世之人是一說從前說當添入益字不如後說為妥 清植

誠即忠信也非見之躬行之實則忠信亦未有著落故必立其誠而後存誠者有所據依周子曰誠之源也誠斯立焉立字之義本此 自記

進字與至字相關居字與終字相關幾字又根至字存義存字又根終字 自記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所謂有得非泛泛之謂直似有一物吞入腹内不可復出夢寐依之死生以之任世間可喜可懼之事再不能奪去換去纔是有得業指事言不特大經綸即做一件小事能成就皆謂之業忠信是存實心如孝便要誠于孝弟便要誠于弟總是要自已慊心不是徇外為人念念如此所以進

德然德又不是空空存在這裏便了須見之于實事凡日用之間無非忠信之心之所流注以致言顧行行顧言則所行所言處處皆實理實事可依可據而誠立矣如是則有可居之業如人買得房屋便可搬家在裏面住的一般故謂之居知至屬進德以理言也知終屬修業以事言也理不可以終言理無終也卻有至當不可易處至之者必求到至善之處也事必有終終之者必做到完全處也至之所謂進也終

之所謂修也時解以知至至之屬知知終終之屬行非是朱子本意卻以知至知終屬知至之終之屬行乾乾因其時而惕如云當時乾惕則須云因其時而乾惕如云乾惕所以因時則須云乾惕以因其時夫子卻置此三字于乾乾之下而惕之上其意以為終日乾乾至夕猶惕是時無終窮而惕無止息因其時三字是貼夕字　清植

或躍在淵是承龍字為義言龍或有時而出来躍于淵

時講都説是欲安于臣位則當時改革欲飛上天卻
又未敢便飛滿腔子疑惑將非為邪邪字謂是邪謀
之邪一派説得詫異夫子是言其上下无常不是要
終于隱其進退无恒不是要遯世離羣是欲內度其
身外度其時所以今日出来躍一回明日又出来躍
一回故曰欲及時又曰自試或之者疑之也疑是疑
其時之未可出而不敢輕易出来所以无咎林次厓
説近是然尚有未盡清植

水火以在地者言雲風以在天者言皆以明應求之理天地猶然而況于人物乎故直接云聖人作而萬物覩下面親上親下又就萬物言之以見萬物無不覩者以聖人能參賛天地故也清植

問乾文言中小象三段有分别否曰程傳分别過恐未確此只是既說了一段似有未盡卻再說一段問如九三一爻既說反復道了然反復之故未嘗說故曰行事行事行事之故又未嘗說故曰與時偕行曰與時偕

行是因上未嘗說出夕惕底意思所以復言此 清植

乾元統乎天之動靜故曰乾元用九 自記

利貞者性情也即各正性命處根乾道變化說來故曰

性命就物上說則曰性情 自記

聖人之學只是希天天只一團生意以生物為事無一

息之停那一點好生的心乾乾淨淨一無所為天之

心何從見于那動處見所謂乾始者此也天心惟其

如此故能以美利利天下不然有偏私便不能公普

如何能以美利利天下以美利利天下却四時行百物生天何言哉未嘗見天言所利只平平常常做去而已故曰純粹精也純是無一毫駁襍粹是無一毫惡濁精是無一毫渣滓聖人不過是要到此田地問易之教潔淨精微亦是此意曰惟其潔淨所以精微天地好生之心萬古如此不曾有一毫自私自利有所為而為之意聖希天天浩浩蕩蕩從何處希起希其心而已此無所為而為之心天心也故曰有天德始

可以行王道此心天德也孟子最善形容當乍見孺子入井時只求此心過得竝非為別的無此心就做出堯舜伊周的事來只是覇不然覇者亦做許多好事如何聖賢那樣鄙薄他其初那一點無所為之本心沒有便與天地懸隔所以中庸從戒懼慎獨說到天地位萬物育末又收歸闇然為已一直說到無聲無臭上天之載方住總是發明此理此一點無所為而為之心即是天地生物之心又純又粹又精中庸

言至誠無息其功用與天地無二結到不已與純上正是此意

乾無始坤無終以一歲一日驗之顯而易見一歲之首自正月起其實陽氣自子月生一日之間寅時日出其實子丑二時原算今日而不用豈非無首一歲陰氣至亥而終却不算終又拖過子丑月夜間亥時已終昨日又拖到寅時豈非無終豈非以大終乾之始即坤之終坤之終即乾之始所以人但知臣下不可

以功名自居不知君上亦不可以功名自居也君以功名自居便是霸道驩虞其起念不是大公便不純不粹不精天之生物其心至仁不容自已絶無所為而然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根本全在乾始二字乾始便自不能已無利可言也堯舜君臣其視唐虞事業總如浮雲過太虛這便是無成有終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之道

以貞下起元之道言之都在黒漆漆裏那一點為造化

之根冬一收斂春始發生即至歲功既成依然不言所利吾儒以闇然為已之心始之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仍是如此上天之載若說作窮高極微便不是中庸無聲無臭中庸之至也天地終古運行那曾有一些聲色臭味動人欣羡所以云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不如此便不剛健不中正不純粹精中庸始終講此道理這裏差一絲外面直繆以千里說得三達德五達道九經爛漫極處便緊緊點一句所以行之者

一也孔子于乾坤兩卦總不說天地神化功用只說天地之德所以妙四書五經太極西銘無一語不是從天心摘出來的被人囫圇看過便不覺至仁義之利原不消說未有仁而遺其親等語孟子亦為下等人說法耳至與門弟子言便不同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此派一斷萬事都壞

天下平即彖傳萬國咸寧之意彖傳以九五一爻明君道之元亨利貞分作兩片說此又聯貫說來問彖傳

根首出說故曰萬國曰寧此根六龍雲雨說故曰天下曰平雖是一意而字無茍下曰然清植

平字便有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意自記

聚辨居行皆修業之事而德在其中自記

何處見得是先後天葢風氣未開而開風氣之先者為先天時事既至而因時立事者為後天時守雖在下句見然所謂先後天者只是先後此時耳自記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字以理言不得如以

理言後天二字尚可說先天二字說不去理豈可先乎天字只好以氣數言謂氣數未開如堯舜之時然所秩敘都是天秩天敘所命討都是天命天討後天則是因其已有者而益明備之（清植以上乾卦）

乾坤一物而兩體但觀牝馬之象則知乾固馬坤亦馬也特牝耳

先迷句後得主句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句程傳說不必從說卦傳曰致役乎坤坤為役則必有為之主者

矣若主利另為句彖傳中不應全然不釋其曰後順得常順字中無主利之義也即文言傳後得主而有常有常即得常亦無主利之義也利字自屬下文讀言西南則利于得朋東北則利于喪朋一字雙管清植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无疆指天言言地與天合也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无疆指地言地與天合則天无疆地亦无疆矣而牝馬能行之者以其柔順利貞故也此所以為地類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无疆亦指地言

言君子與地合也然地合天而君子又合地則三才同撰之意可見矣 清植

本義以地類一住轉到元疆為順而健不如程傳口氣好 自記

利牝馬之貞五字破不開即乾象傳亦未曾破開利貞兩字

傅說壞了西南本義又説壞了東北然細尋義理在西南則不妨得朋在東北則宜喪朋耳不可偏説一面

程子謂西南得朋不好東北喪朋纔好如女人羣聚有何用處止與類行而已惟從夫乃得所歸也朱子又云西南得朋好東北喪朋不好西南陰方得其本位東北陽方則必至于喪朋其則謂在西南當位用事必須得朋乃與類行至東北則特過地易必須喪朋乃終有慶也如做外官須有屬員吏役兵馬方能辦事及居近君之位則宜聲光銷斂朋亾乃尚于中行

矣

西南如臣去君遠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夫出彊雖無君命專之可也其聲光幾與君同至東北則與君近不見其有威權聲華銷滅如月去日遠與日相對則光滿近日則偏虧不全矣

存疑諸書苦分不可相無及不可竝行之陰陽故疑本義謹幾微之說豈知其不可竝行者即其不可相無者也有夫不可無婦有君不可無臣獨不可使臣妾

用事耳義豈相反乎自記

須知不可相無者即其有淑慝者葢陽則純是性也陰主形形既生而善惡分萬事出是惡乃生于陰也故陰而順于陽則為健順仁義之屬不可相無者也陰而不順于陽則為淑慝之分不可相有者也善惡之分在于陰故聖人于消長之際極其惓惓雖非智力所能損益而亦不可不盡其扶陽抑陰之道也自記

不必從魏志小象自多此例如需上之類是以兩句釋

兩句坤初乃是以三句釋兩句耳自記

直與大都是乾惟方是坤本位直是受之于天大仍歸之于天故曰不習无不利是箇順字又云合德无彊而終之以承天而時行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直而不方則不能大如一件挺直之物四面不方未免褊窄譬如一樹聳然直上然周圍枝葉不能布置均匀却算不得大樹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自記

爻無動意象言動者非動則無由見其直與方也葢柔

靜者體也直方者用也故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動剛即直也如人心敬義之德義固動而制事敬亦動而制心也爻直方竝言而象言直以方非直無以為方如欲作方物非有一直者以度四面必不方矣非敬無以為義先儒云無忠作恕不出是也自記

動而直方則大矣大故不習无不利地道光即大也自記

凡數起于點當初止有一點引而長之則為線將此線

四圍而周方之則為面又復疊之教高則成體直方大即是此意直即線方即面大即體惟直而後可方惟方而後能大故象曰直以方也直了纔能方既直方自然大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清植

含章可貞則以時而發靜中有動也或從王事而其知光大動中有靜也　自記

陽為質隂為文坤爻除初上外二三四五皆文也或藏或見耳或謂六二無文然地道之光天下之文孰大

于是自記

永貞即是牝馬之貞即是順而健即是陰變為陽自記

問安貞與永貞何别曰安貞者順也永貞者順而健也

非安則不能永然非永則亦不足以言安矣清植

至柔而動也剛覆釋彖辭元亨至静而德方覆釋彖辭

利貞後得主以下覆釋彖辭後得主以下不言西南

東北者西南得朋即亨之時所謂含弘化光東北喪

朋即貞元之時所謂柔順利貞順承天而時行也此

段數句皆用而字一折上截柔靜後得主含萬物承
天皆是其順處下截剛方有常化光時行皆是其順
而健處
敬義不可分動靜靜固敬動亦敬如處事時是義然必
此心常存義方有根譬如讀書苟心不在則口雖誦
目雖視實不知所云為何此安能制事中庸言不覩
不聞分別未發已發此亦有說如人畫丹青必先有
素絹此似未發之心及制事却似加以采色只見丹

青不見素絹了惟空白無采色處方是絹之本色所以不覩不聞方見得心之本來面目實則敬貫動靜者也故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可若謂敬以直靜義以方動則不可大抵敬屬心義屬事提醒此心使常在此便是敬無甚條目義則須窮理精義便有許多條目了　清植

乾陽即人之神坤陰即人之形神純善形便有善惡聲色臭味之欲不可謂惡其流即惡也所以累神者形

也以先天圖論之陽動屬神日用動作皆一心運用陰静屬形事過休息則四體居止以後天圖論之凡生物成物皆陰為之猶耳目手足足以集事事去則過而不留中心湛然虛明總之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以陽為體以陰為用者正也人欲横流心為形役者不正也然雖當理欲混襍人心危道心微畢竟神明為尊故玄黄者天地之雜也下綴一語云天玄而地黄若曰雖是雜畢竟有定分天到底是玄地到底是

黄周衰君弱臣强幾于上下倒置然大號終存春秋之名分凛然猶是義也天地陰陽君臣父子理欲善惡君子小人無不如此

程子説孟子英氣張子説顔子粗心張長史常舉為對果然讀書至程朱可謂細矣比之孔子覺猶未也孔子讀書直是字字不放過坤卦上爻孔子已是解明程朱解之尚都未盡此時陽氣雖微到底陽不可没故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此時焉得有龍倒

反以龍為主似龍自在那裏戰的一般但是龍至此不能自振已疑于陰故曰未離其類不然氣為陽血為陰如何說血陰陽至此混為一區故曰玄黄者天地之雜也然到底天是天地是地猶然天玄而地黄春秋書法便是做此因天子失了身分諸侯皆與對壘然春秋之文曰王師敗績于茅戎一似天王不知何故自敗于茅戎者然天王豈能無過到底君是君臣是臣所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如人心

原只有天理到得人欲熾時竟與天理爭衡豈可說道心人心勢均力敵只說得道心微茫而已然道心至此已不能超然于人心之上覺得混襍到底天理是天理人欲是人欲豈可竟不分別此是夫子就龍戰于野其血玄黄八字上逐字想出來的直細入無間

榕村語錄卷九

榕村語録卷十

大學士李光地撰

周易二

正義中釋屯彖傳以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雷雨之動滿盈為皆卦所以名分之則始交而動是釋亨難生險中是釋貞雷雨滿盈是釋建侯令思之屯彖稱雲雷解彖稱雷雨則屯之時猶未解也彖傳變雲

言雨者欲以見屯之必解則雷雨之動四字是釋亨然動者亨之機耳其絪緼滿盈又足以見貞固之義故程傳以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二句為釋名以雷雨之動滿盈句為釋大亨貞其說可從 清植

問本義以光亨及吉為孚貞之應觀象不從何也曰看六爻中言敬言慎言中皆孚之屬也言恒言衍言順皆亨之屬也其言正則貞之屬也需之時孚義最重故上雖不正而敬則終吉象謂雖不當位未大失者

以此亨義次之故二雖不正而衍亦終吉象謂雖小有言以吉終者以此　清植

邑人三百戶无眚覺得本義説未安故向來作無株連之患解自以為妥矣一日宴見蒙

諭云此乃邑人化之而歸於無訟之意想來極當若是不致株連何消鑾言三百戶三百戶邑之小者本義説原是益二之自克雖未足以成風教而已可以化小邑

聖見髙明洵非儒生所及　清植

小人勿用謂旣撥亂世反之正則當建官惟賢不可復用小人以釀他日之亂階耳用者所謂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非不用以開國承家也小象必亂邦邦字是謂大君之邦非指所開之國若以小人為即指開國承家者言則當命將出師之初所謂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者已致其叮嚀之意是論功行賞之人大率皆長子之類安得小人哉自古戰勝之後多致驕盈而小人因以得志聖人之特為設戒

者以此故既濟于三年克之下亦曰小人勿用　清植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張魏公解云言陽未應也此句實諸家所不及雲者陰氣雲而密是陰先唱也若陽入而散之則氣降而成雨矣不雨者以其氣猶尚往也所以尚往者由自我西郊故施未行也西為陰方自我西郊即陽未應之驗觀彖中此意猶未能暢　清植

血去傳義説未安君臣之際所以致惕為其間有壅隔而情不通也若積誠感動以致去其壅隔則惕可出

矣小象合志二字正釋血去之義清植

易有大畜有小畜大畜者聖君在上正名定分布德發政天下風靡小畜則如以臣子而匡救其君父也自上而變下者易自下而變上者難然始雖埶逆積久自效故曰既雨既處言畜之極而陰陽亦合也但大畜功成則身名俱泰故曰何天之衢小畜功成便宜引退若以寵利居成功必致凶咎故又曰婦貞厲月幾望

若以位不當為爻德之不善則當以釋跛眇今此以釋咥人益卦有不咥人之辭而三適直兊口之缺故有受咥之象是所謂位者爻位之位也自記

履彖傳所謂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即指五也凡彖傳中所贊美其爻無凶者他卦皆然獨履五之辭曰夬履貞厲此厲字當與乾三之厲同言常存危懼之心爾非占辭也惟剛故曰夬惟中正故曰貞惟常存危懼所以不疚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正此厲字

之義觀象中猶是循用舊解清植

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三内外是一樣武疑順健都是好的如何分内外不知連陰陽君子小人原都是好的如人以心為主難道耳目口體都是壞的不成獨陽不生陰乃所以成物君子當權秉令亦要小人宣力于外趨事赴功何常不好只是要得在内者為陽為君子耳

以内外取義則為消長以上下取義則為交泰帝乙歸

妹只是以上下取義耳自記

否彖傳之言内外陰陽君子小人字俱與泰同只改健順爲剛柔葢順雖要放在外却全是好的若陰柔便可生出不好來清植

問不可榮以禄對榮字宜曰爵而反曰禄葢當否時稍有識者便知不貪爵位然或廹于貧不得已而爲禄仕者有之矣惟儉德辟難之君子人君不可以禄釣之而致其身于榮此非有衡門樂飢之節者不能也

曰看得好 清植

凡卦必有主爻同人于野亨卦之義也而爻德無以配之者葢六二雖成卦之主然以爻德論之以隂求陽以下應上非所謂大同也九五雖剛健中正然居尊位以下交以言同人則可于在野之義則有間矣惟上九處卦之外有野之象坤之上曰龍戰于野是也然既非卦之主而又未極中正之善故其義次于野而曰郊國外百里為郊郊外為野郊比之于宗于門

則公矣比之野猶未也故象傳曰志未得于野則亨于郊僅无悔而已志未得釋无悔之義也自記

大有有賢之卦也大象兼遏惡言者惡不遏則善不可得而揚堯典先辨三凶而後舉舜舜典先誅四凶而後咨二十二人皆是此意清植

同鳴謙也一曰中心得一曰志未得者一則對鳴字為義言謙雖遠聞而實自得于心非徇外也徇外則非謙矣一則對征邑國為義言謙雖遠聞而實不敢自

以為得故雖可用行師而惟自治其私邑非務外也務外則又非謙矣中心得志未得皆所以為謙之至

自記

嚮晦入宴息與隨名義不甚關合此等處是夫子示人以觀象之例義易無文然觀玩之下隨人識取意理更是無窮所以文周未繫之先原可用以占筮夫子于大象傳指切人事處雖説得與名義關合者為多特漏一二處使人知文王當日假令别命一名亦未

嘗不可以此意看易益覺得變動不居意理活潑清植

蠱當以革巽二卦比看巽者隂伏于内蘗之端也蠱者蠹蝕于中蘗之成也巽如果子受溼有一二軟腐之處蠱則内生蟲蛀矣故巽不過要搜索那一點伏隂制而去之若蠱則須從頭整頓所謂甚者必舉而更張是也巽曰先庚後庚而蠱曰先甲後甲甲者從頭做起之意至革則通體全壞須用變換一番又甚于蠱矣吉凶生大業無吉凶則無業故巽止小亨而蠱

革皆元亨 清植

二陽在下如何為臨以二陽正向盛也三陽則恐盈而昃矣既以二陽為臨未有四陰在上反為下所臨者且臨人必當有道至為人所臨者本無可説故六爻通作臨人説觀卦二陽在上自是為人所觀之象六爻既説為人所觀又説觀人者觀人以自處亦必有道故不可以無言

因承修周易折中請得内府宋版本義觀卦辭下注云

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曰坊版于示人上皆增入中正二字如何可通向嘗以為疑今看此可見坊版之誤人不淺 清植

彖傳神道設教是總說象言觀民設教是就省方一事說非上設教以德而下設教以政也猶之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而風之動物尤為深入而遠被豈彖之設教以神道而象之設教非神道乎王者既設教以為民觀復因省方而觀民以設教象意總包

舉于彖傳中耳自記

觀民與彖傳觀天下之義同言九五大觀之主為民所觀也茍其德之未至則不足以為民所觀故必觀我之平生皆合于君子而後无咎自記

柔文剛文之而已剛文柔何故言分此理驗之樹木最為易見樹之本根為剛為質其枝葉為柔為文枝葉之庇本根是文剛也然其所以枝枝相對葉葉相當津潤悦懌而不枯者非本根之氣為之流布灌注何

以能然但枝葉之津潤悅懌即日有加而本根初無所損則分而文之之驗也清植

以象言之一陽居上有得輿之象衆陰在下剝之有剝廬之象以理言之君子當道之窮而人心益歸之得輿之義也小人之剝君子自失其所依託剝廬之義也然碩果既不可食則廬亦終不可剝故象傳補爻意曰終不可用自記

徐善長問陽無盡時當剝方盡一動便是復如何復卦

本義云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是踰月後一陽成體而始為復也曰朱子此語自未圖然卻有此理會得便不須疑此卻是無中生有道理喜怒哀樂未發時一切皆有人呼時必有息方其息時正是蓄呼之力此之謂大本人舉足要行卻要先站一站那站便是大本了陽生于子卻胚胎于亥乾所以位于西北也亥添草頭便是根荄之荄添木旁便是核實

之核滚子旁便是孩提之孩可見陽生于亥亥月謂之陽月非無故也

問見天地之心曰使天地無心人物之心卻從何來自記

朱子謂也不耕也不穫恐未是本意葢只管耕菑不計畬穫也試將此意代聖人作兩句其立文自不得不如此無可疑者自記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語氣葢謂若邑人得牛則其被罪也乃自作之孽矣惟得牛者為行人故在邑人雖不

幸被罪特可謂之災而已 清植

良馬逐是象利艱貞是占日閑輿衛又是占中之象承良馬逐之意而取此日閑輿衛利有攸往即是利艱貞注脚 自記

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本義云求養于初則拂于常理求養于上則往而得凶是拂經與征凶為對皆占辭也至小象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單言征凶本義卻云初上皆非其類是又以征凶二字兼承顛頤于丘頤

兩義矣考六爻四亦曰顛以求初也三五皆曰拂以求上也既求初為顛求五為拂則此拂經于丘頤五字當作一句讀而以征凶二字總為占辭黄勉齋之說如是于義為長清植

大過四陽在中取象于棟二五變棟象撓者以其近陰則雖為材之類猶未離乎水澤之感也小過四陰在外取象于鳥而五又象雲者以其居尊則雖為飛之類獨有取乎飄揚之質也棟在中故四陽皆棟而三

四獨言棟翼在末故四陰皆翼而初上獨言飛同一棟而四隆三撓者以位而定也同一飛而初以凶上則離之凶者亦以位而定也清植

大過小過須當斟酌得妥如事斷不可徇俗則須壁立萬仞雖獨立而不懼雖遯世而无悶如猶或可從則雖少徇之亦不妨如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用純原自無妨況又得儉所以聖人亦只得從他若拜堂上則斷不可從此是權衡處天下事豈可教過過

便不是了然聖人覺得這邊分數較多便站穩在這邊如獨立遯世聖人豈願如此此便是過處但時當如此聖人便不懼无悶行過喪過用過便不得謂全是了但時當如此亦只得依他然使行過肆喪過易用過侈聖人亦便不從因為過恭過哀過儉尚有好處所以從他這便是權而不失經處孟子答任人處便是小過舍生取義章便是大過 清植

棟者剛在上也剛在上則有橈之患惟柔在下以藉薦

之則可以防其橈矣君子之臨事獨立不懼蕩蕩然無顧慮之意也當其未事周防不懈夔夔然存恭畏之心也自記

八卦皆人心之德乾健是不息的人血氣不周流便病脈歇至便病坤順所謂百體從令也健主神上說順主體質上說震主動巽主入而散兌主說艮主止皆人心之德不可無者惟水主險豈可說人心有險德故聖人于坎上加一習字王輔嗣云更習也最妙程

朱不用而以重坎為習坎那一卦不是重何獨坎卦孔子所云重險乃是解習字之意一重險過又一重險非更習而何不是以重字訓習字也不獨上聖大賢將降大任必先窮餓困苦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即平常人亦困心衡慮而後作徵色發聲而後喻所謂險不獨貧賤患禍也那極如意之中一切飲食男女聲色嗜好那一處不是窞阱都要在此等處鍊過方好如一習字便是人心之德最不可少者

天下至實者無如水以黍稷入斗斛已滿了再築實搖

撼便陷下土沙皆然惟水一滿不可增添他物可堆

高水至平而止所謂水流而不盈也古人文字有兩

句似相對而上句斷下句聯下文者甚多史記尚如

此水流而不盈似與行險而不失其信相對其實水

流而不盈是斷句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

中也是一連讀

德行如三物中六德六行之類教事如三物中六藝之

類皆自己身上事程傳以習教事作三令五申使民習熟說稍離 清植

宛平王相公熙嘗語余云吾閱事多矣凡人設機心假一事以作穽陷人者其人必即因此事自取禍戾余因是語而悟習坎入坎之義其所習之坎即其所入之坎不待他處有坎而後致凶也 清植

水德所以為至實者以其未平則未驟滿方平復無增高既平之後又難以人力使之縮少也然則其後之

無損耗者由于其初之不盈大也二在下體是未至于平也未平則不驟滿故爻曰求小得而象曰未出中五在上體是既至于平也既平則不增高故爻曰不盈而象曰中未大人之心德有本而無助長之功有實而無過情之譽者亦如之自記

習坎之得其道者二五也四承五故亦无咎其餘三陰皆失道者也獨初上言之者初雖涉險未深而居下有坎底之象是小人動作機詐自謂能習險而自納

于陷阱者也故爻特加習坎二字而象曰失道凶上

雖處陰之極而居上有出坎之象是人之惡積罪大

罹于刑辟聖人至仁之心則猶望其習于險而改悔

者也故象曰凶三歲所以終習坎之義充類以至于

盡也三雖亦失道然處重險之間則時之窮也時之

窮者不可以習險責之柔材故爻但曰勿用象但曰

无功而已自記

文言三歲而猶不能改悔以得于道則凶矣明其失道

于今將復凶于後也象言由其失道故凶三歲明失道于前是以凶于今也言外之意乃謂因幽憂困苦而能改悔從道則三年之外可以免凶矣此爻象交發意也自記

繼明者所謂緝熙于光明也傳說太泥不必從清植以上上經

遇憂患危疑事如艮卦太高明道所謂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者即是此地位想明道已能到此平常人倒是咸卦用得著事變來以理為主若不能萬全只

得順理有把柄

取女主陽感陰言女歸主陰從陽言陽感陰貴乎情之專陰從陽重乎禮之別女壯則勿取者以失乎順從之道則不可感者也歸妹則征凶者以不待交感之節則不宜歸者也　清植

憧憧往來不是說憧憧然往來葢謂把往來放在心上盤算憧憧然不寧也往來即當感應二字看感應是該有的不合憧憧于其間耳　自記

浚者求深之義也求深非不善而始而求深則不以其序而終至于无恒矣浚恒者求深于其常也而終至于无常事不循乎其序則不可繼而不可久也自記

諸爻皆言遯而二爻無之則是義不可遯者也故傳言固志以明之自記

卦皆貴剛惟升進則尚柔葢取難進之義故晉曰柔進而上行升曰柔以時升漸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定

九先生曰守得住柔便是剛

說明夷因曰自我西郊亨于西山以為指文王皆恐未確惟此卦卻有些像明夷于飛不知指著誰人說想是當時隱者如伯夷太公之類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卻像是指文王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又隂行善上不失君臣之分下又救了許多百姓所謂馬壯也明夷于南狩是指武王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卻像微子腹者腹心之臣故繫二止曰股不曰腹箕子之明夷明明是指箕子不明晦正指獨夫初

登于天所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後入于地所謂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都有些像所以彖傳中分
明言文王以之箕子以之將來所著易解中凡引古
事為證者皆當盡行删去惟此卦卻不得不如此說
清植

明夷原是好字今人皆説作昬主明夷是自家明卻被
別人傷了故自初至五皆曰明夷惟上是傷人之明
者故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 清植

風火為家人風本從火生也因熱而生故萬物亦被之而生一家和便有暖氣暖氣薰蒸至于黨族親戚而化及鄉國矣此家人之義也

君子以言有物誠也不誠則無物誠字信字皆從言葢誠信于言驗之自記

睽時須從小處去行如人子得罪于父母大處動輒生疑且莫動只揀小小事體無可生疑處勤慎自效積久亦漸消釋是感通之道也

有孚于小人作驗之于小人之退說于義雖通但細玩此文義當是言解之時本以解去小人為急五又居尊惟有能解則吉耳然多欲之君雖或一時廹于公論不得已去其近習心中終有不忍捨去者存如宋孝宗之念曽覿之類則小人雖或見斥而有以窺其隱微猶未信其實能斥已也未信其實能斥已則安肯改惡以歸于正哉故君子之解必使小人共信其為誠心去惡然後可以得吉象言小人退非正釋有

孚于小人言既孚于小人則小人必改惡以歸于正如論語不仁者遠之意此說尤長既與孚之字義相合又于句下不用添出之退字面觀彖中尚未及改正　清植

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下為益最為確鑿不是徒以虛理立論天地施生何處不然然必假人力以為輔相如今墾一畝田必須工本播一區穀必須糞水損上益下之世民有餘饒自然野加闢而穀加豐是聚于

上者雖若見為損合世間所生殖者論之所贏不知凡幾矣其實民間之財何莫非君上之財豈非益乎若損下益上斂利而藏之府庫所藏者既無生息之源而民間工本乏資糞水無藉勢必棄壤不闢而所收亦歉是在上者雖若盈溢合世間而通算之所失不已多乎此理陸忠宣看得透故有小儲大儲之說其奏疏中有一篇論損益者極佳清植

損剛益柔有時即緊頂二簋應有時如損神明之享以

濟時艱亦所謂損則益柔也故總之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自記

動者志之奮也巽者心之入也即程朱學的中立志虛心之云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遜志巽也時敏動也清植

君子小人不但善惡之稱凡上位下位皆是也九四與初六應未嘗遠之也然應而不能制之則非我有矣聖人推原其本謂不能制之者由于親愛之失其道

也我失親愛之道然後彼之心離離然後不可制也

自記

易中號笑二字每相應若號一握為笑言萃之所以亂者以孚之不終也若號則仍有孚矣故可一轉而為笑一握猶言一反覆手間　清植

爻言萃有位无咎矣又言匪孚元永貞悔亾則是無元永貞之德而但以位萃天下雖无咎而猶有悔也故象傳推其意釋之謂以位萃天下則志未光未光謂

有悔也自記

升虚邑東坡之説為長五之升階其進有漸也升階而吉則升虚邑之無吉義可知升晉之卦皆利于柔者以抑躁競也九三過剛難免于躁競故其詞如此清植

冥豫在上則不可以久長矣冥升在上而曰利于不息之貞者葢悦豫非久長之道故必速變之而後无咎

升則有時難于退者但利于守正不息而已自記

困與蹇異困者身之困也蹇者時之難也説者以致命

與匪躬同解覺得太過言舉其所遇一委之命而惟惓惓以遂志為心而已彖傳困而不失其所亨志即其所亨者也文中子東歸餓于逆旅講學不輟而曰困而不憂窮而不慚通能之即致命遂志之謂 清植

君子雖處貧賤無入而不自得非所以為困也惟樂行憂違君子之志也若言不必聽計不必從徒以爵禄縻其身而不得引去不幾于進退失據者乎所謂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困于金車困于赤紱者意正如此

清植

困四志在下與臨上志在内同皆非指應爻而言也臨上在卦外于人為事外矣而曰敦臨則是臨民之道敦厚不怠志存乎天下之内者也非志在内則居事之外何以見其敦厚于臨乎困四居上位者也而曰來徐徐則是無心于進而勢不得退其志常存乎居下者也非志在下則居位至高何以見其來之徐徐乎自記

動悔有悔吉為句行也為句跛能履吉相承也過其夷主吉行也義同自記

就爻觀之疑于所謂我者井自我也若井自我則亦井自心惻而井自求福矣非爻意也故夫子釋之曰此謂行路之人過此井者覩其清而不食憫然憂傷故為之思遇明王庶幾食此井者皆受其福耳葢必如此解釋然後我字竝字可通也自記

獸皮曰革獸之變必先易其皮故革字又有改革之義

六爻中言牛言虎言豹者以此 清植

已日者革之時乃孚者革之應惟已日故為順天惟乃孚故為應人然而惟有懿德故必元亨利貞而後悔亾也爻于二言已日三四五言孚四又言悔亾皆析卦義以立文初未至于已日故不可以有為五者創業之成而上則守成之緒也故變大人為君子 清植

爻言得妾以其子是即以初為妾比于鼎之顛趾而以其從夫得子比之出否也然文意未明疑于初之得

妾者然故象傳曰利出否以從貴也則知初是為妾而從貴者矣自記

至尊讀書都在最上一層著意信是天亶睿智一日諭地云易經逐爻説吉凶不知道他的根甚疑惑如鼎卦四爻為甚麼斷他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還是他自己有應得之罪還是天地間有此事硬派在這一爻上地奏云據臣愚見大易三百八十四爻都是聖人逐爻比校過纔下斷語鼎四之辭是他自取不是

硬派的曰如何是他自取奏曰鼎卦初六是鼎趾二三四是鼎腹四居鼎腹之上實既滿盈便有傾覆之理又易有義例五位君也四近君之位故曰多懼四宜柔不宜剛五宜剛不宜柔四爻以剛承柔率多凶懼他已犯此例又下應初爻初在下宜剛不宜柔如特立獨行賢人在下之象四宜柔如大臣虛已下賢之象今大臣剛而在下者柔如所信任者乃陰邪之小人他又犯此例初乃鼎趾也故曰折足鼎有實而

折足鼎中之所有必覆矣故曰覆公餗其形渥奏訖大蒙
嘉悅因曰由此看來易經通有義例折中內有義例一
册從此起也

易爻以陽為實鼎五陰也然有中德故可以之為實猶
未濟九二非正也然有中德故可以之行正兩處文
義正可參觀

八純卦大象與六十四卦大象微有不同葢八卦之象
皆造化之本各一其極而無假借君子體之皆是以

其德反之于心非如他卦之或取于時遇如泰否蹇解之類也故天法其健地法其順火法其明水法其習山法其止澤法其滋風法其令推是以譚雷亦是法其震動此震動乃吾心所固有戒慎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者不可以洊雷之象目為外至之震驚而君子因之以恐懼修省也　自記

艮背二字之義即是主靜故周子曰背非見也程子曰止于所不見惟語類有止至善之說而蒙引存疑因

之文意雖殊義理則一自記

朱子解艮其背為止于至善道理極是只是以至善詮背字覺得不協程子說背為不見之地是矣又說行其庭不見其人為絶物未免太過聖人說篤實便說輝光說闇然便說日章只是以靜為主

問止其所曰所字是甚麽近講以仁敬孝慈信之類詮釋頗于字義不肖若直以為寂靜之境又恐宗指有差諸變文云適得吾明覺之體不失吾順應之常于

止字本意得之矣自記

佛家將心地一點靈明謂之三昧真火其他一知半解有知覺處都是無名火所以破除一切以養他那一點靈明艮卦三爻正是説著此病厲薫心薫字最妙火條達便光芒照耀若佛氏硬提此心是抑塞壓制使他鬱鬱不能出如火之薫適足以為障蔽而已故程子謂觀一艮卦勝讀楞嚴一部

外邊事處置妥心裏便安本是一箇聖人學問如此異

端離此而求靜乃悍然不顧其中不自在者多矣聖人知之曰厲薰心蓋發其隱也
六四在心之上口之下以咸例之正當背位合卦義矣然艮為剛德而四柔也且德非中正故未能純乎卦義卦義曰艮其背不獲其身夫子釋之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蓋止于其所則自不獲其身矣無制身之勞也未至于是則必止于其身止于其身者未能不獲其身也故夫子釋之曰止諸躬也易其為諸義自明

矣非禮勿視聽言動皆是也 自記

漸以女歸為義歸妹以妹為名故六爻皆取女象漸三曰婦孕不育婦指三也其曰夫征不復者引起之詞歸妹上曰女承筐无實女指上也其曰士刲羊无血者波及之詞 清植

歸妹上六專取妹象由女之承筐也无實故士之刲羊也无血其咎在女也故象傳偏釋承筐 自記

豐初之配主為四配如夫婦之配合四之夷主謂初夷

如朋友之等夷以下交上雖合德猶必謹其分上之交下既同道則必畧其尊 清植

往時解風陽也主散隂氣西方隂凝時須風以散之至春方發生無隂可散乃是散去年隂氣之尚凝者耳

今思之非也天地間有陽便有隂如心纔動而身體便隨之方春陽氣一到便有隂氣便須風散不是散去他是散開要他流行如化開飲食以滋益于人不可結凝為患也

入而後能斷故巽有制義又有齊義六爻又有武人齊斧之義不能斷者不能入者也自記

巽訓卑巽始于輔嗣殊為附會巽者入也非謂一陰能入謂二陽能入一陰以散之也如腹中無故腸鳴不為佳事若中有痞塊元氣盤旋而解散之則周旋作聲人方通泰國家有藏姦伏慝必搜索整治而後消散亦是此理常見五六月間空際雲起旋即風來吹散之雲散則風亦止矣再有雲起則風又至故巽有

伏羲主陰而言也又有入羲有齊羲皆主陽而言也何以謂之小亨破散陰氣到底不過去滯非元氣本然流行者可比利有攸往者搜摘不可不急也利見大人者必得陽剛而後能化也史巫以搜其姦邪資斧者齊斧也謂以斷物斬齊也上九不斷故凶問上不斷不有疑于畢暗乎曰彼亦刻刻欲搜姦發伏非安于暗弱者但不能斷終正乎凶耳

今俗占雨暘以甲庚日蓋十干氣候到此二日便須少

變如歳之有春秋也蠱是從頭變來故有取于甲巽是從中間變故有取于庚 自記

渙汗其大號為句渙一字自為句王居无咎為句言能渙汗其大號則雖當渙時而王居无咎也本義以渙王居三字連讀但王居既渙如何説得无咎故以居為居積之居儆費周折惟依小象斷句則王居二字即是後世所謂皇居者故小象以正位釋之 清植

此遯出與惕出自不同故夫子以渙其血為句而專釋

之則明下當以去遯出為句如樽酒簋貳之類皆是夫子分别句讀處也當渙之時在事中者則以渙其所利為義在事外者則以渙其所害為義_{自記}

卦取澤水為義水甘而澤苦水通而澤塞卦爻言甘苦故傳復言通塞以發明之塞則窮矣故傳曰中正以通又曰其道窮也

中孚二爻講家說來語氣全舛和之者其子而已靡之者吾與爾而已皆明其非謏聞動衆之為也不然聲

聞過情如登天之翰音則凶矣此二爻對看其義自明　清植

小過之時以過為中者也然有當過者則雖過而未離乎中有不當過者則不及而後不失乎中過與不及之義如反覆手然過于恭者乃其不及于亢者也過于儉者乃其不及于豐者也麻冕之義過乎儉矣是所謂過其祖遇其妣也拜下之義過乎恭矣是所謂不及其君遇其臣也不及其君則是君不可過也而

曰臣不可過者葢言是為臣之中則不可過非為君不可過也自記

爻意謂能曳其輪而不進則雖濡其尾而无咎也曳者我曳之也濡者非我濡之也故二義不可一例觀未濟濡其尾吝曳其輪吉則可見矣彖傳專釋曳輪其義自明自記以上下經

榕村語錄卷十